



## 餐桌上的幸福密码

□ 马亚伟

小时候,我经常去姑姑家吃饭。在姑姑家吃饭感觉特别好,那种氛围是对“其乐融融”一词最准确的诠释。姑姑一家生活特别幸福,两个表妹乐观自信,令人羡慕。

我一直觉得,姑姑家的餐桌上藏着幸福密码。在姑姑家,好好吃饭,不仅是指饭菜要好好准备、用心烹饪,更是指怀着好心情吃饭。

姑姑家的餐桌上,总是弥漫着温馨的烟火味道,让人体会到凡俗日子里的小幸福。吃饭的时候,一家人会轻声细语地聊天,话题都是轻松愉悦的内容。比如,姑父说:“今天的豆腐汤味道真不错!”姑姑

回应:“我用心做菜,做出来的味道当然好了。不过,还需要有懂的人来吃,这样才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味道呢。”姑父听了,呵呵笑个不停。两个表妹也会参与到父母的对话中,大表妹说:“妈妈做的菜味道太熟悉了,我不用吃,光闻味儿就能闻出来。爸,那天你做的糖醋鱼特别好吃,啥时候再做一次吧!”小表妹立即喊起来:“我想吃爸爸做的糖醋鱼!”这样温情的聊天,在餐桌上格外暖心。

姑姑家的餐桌上,很忌讳谈不愉快的话题。有一次,大表妹考得不好。吃饭的时候,姑姑说了句:“你就是太马虎,这次考砸了吧?”大表妹听了,

不高兴起来。姑父一声令下:“好好吃饭!吃饭才是最重要的事!”姑姑立即闭嘴。姑父把话题岔开:“这个周末咱们出去玩吧!你们想去哪儿?”两个表妹争着发表意见,餐桌氛围又和谐起来。

两个表妹成年后,性格都很开朗自信。她们靠自己的努力,拥有了不错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。偶尔遇到一些生活难题,她们也从不陷入糟糕的情绪中。在她们看来,没有什么比好好吃一顿饭更重要了。能够怀着好心情吃饭,就是幸福,其他的事都不过是茶余饭后的问题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姑姑和姑父的感情也一直

特别好,他们很少吵架,彼此尊重,是我们这些晚辈幸福婚姻的楷模。去年,社区评选幸福家庭,姑姑家荣获了这个光荣称号。我们都说,“幸福家庭”这四个字,对姑姑家来说真是名副其实呢。

幸福密码就藏在餐桌上,一粥一饭的温暖、一菜一汤的柔情,都在餐桌上体现了出来。

有的人的餐桌马虎敷衍,有的人的餐桌冰冷麻木,所以吃不出幸福的味道。

温馨的餐桌上,有人问你粥可温,有人与你同甘苦,这是人世间最美的风景。人间烟火味,最能抚慰人的心灵。怀着好心情吃饭,吃出来的才是幸福的味道。

## 书不会白读

□ 俞继东

1083年,秦少游第二次落第回乡,有几个口轻舌薄的乡邻看笑话说“汝与吾平也”。意思是说你秦某人读了十几年的书,到头来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啊。秦少游很灰心,可妻子徐文美却鼓励他说:“你就是在家里种地,以前的书也不会白读。”

秦少游安心在家养蚕,他走访了周围很多有经验的蚕农,用科学的方法采桑养蚕,第一年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

有了一定的经验后,秦少游决心当一个有文化的农夫,他对妻子说准备写一本养蚕的书,妻子非常赞成。于是,他把养蚕的经验分为种变、时食、制居、化治、钱眼、锁星、添梯、车、祷神和戒治十个篇目,挑灯夜战,用了两年时间,写了一本《蚕书》,这本书记录了秦州与高邮两地不同的养蚕方法,还就前人从来没有总结过的治疗蚕病、科学制作和使用缲车等进行了详细论述。这本书对人们进行科学养蚕影响极大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秦少游的书确实没有白读,后来他又参加了科举,中了进士,得到了王安石、苏轼等人的赞赏,做过太学博士。他的书更没有白写,经过时光的检验,《蚕书》已成为世界蚕桑史上的经典之作。

## 被丢弃的小黄鸭

□ 仇士鹏

小的时候,校门口有卖小黄鸭的。它们身上满是柔黄色的软毛,头顶和尾巴处各有一小撮黑毛,如同一团团小毛球,极为可爱。小鸭子们你压着我,我踩着你的,扑腾着娇小的翅膀,呦呦地叫着,活泼而灵动。

一只鸭子三块钱,我从家里拿了五块钱,大爷很慷慨,大手一挥就给了我两只。母亲知道后,虽然没有责怪,但她表示很不看好,因为之前我养过金鱼,养过小鸡,养过小虾,养过蝌蚪,但全都不得善终。

每天,我都会把自己的饭匀出一点,放在小碗里,加点水,弄成糊状给小黄鸭吃。它们吃得挺欢快,吃完就在房间里跑来跑去,唧唧叫着,这让我有一种在养孩子的感觉,看着它们在地上打滚,黑亮亮的小眼睛滴溜溜地转,倍感怜爱。

它们的叫声不像成年鸭那样“嘎嘎”的干又硬,而是像鸟鸣,又嫩又滑,有着弦乐的质地,相当婉转悦耳。

每次下完雨,家门外就会有很多蚯蚓。小黄鸭虽然个子小,但俨然是优秀的捕猎手,它们把蚯蚓的一端含进嘴里,反

复甩着喙,脖子快速地一伸一缩,不多时就把蚯蚓整个吞了进去。有时候它们还会相互争抢,一只衔着蚯蚓,兜着圈子跑,另一只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追赶,非要亲眼确认蚯蚓已经被咽进肚子里了才肯罢休。

两只小鸭子越长越活泼,胆子也越来越大,哪怕是体型比它们还大的草鱼,还在扑腾,它们也敢踩上去啄一啄。有一次,别人家的狗跑到了我家门口,我大气不敢喘,和它长久地对视着,后背直流汗。两只小鸭子却拍打着翅膀,大声叫着,浑然不把狗当一回事,真让我汗颜,也不禁更期盼它们长大后的样子,必然是又高傲又机灵,又讨人喜。

只是不知道它们怎么惹到母亲了,或者是因为我考试失利,母亲突然就变卦了,不让我再养,还摆出相当臭的脸色,甚至拿出戒尺,逼着我把鸭子丢掉。

“丢哪儿去啊?”“垃圾箱。”“那它们要是死了怎么办?”“死

了就死了呗。”母亲理所当然地说。

那时我还在读小学,没有叛逆的勇气,更没有小鸭子那样的胆量,只能一边哭着,一边抱着养鸭子的箱子走出家门。

两只小家伙依旧无忧无虑地叫着,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我,仿佛在问为什么今天没有带它们出去玩。那叫声软软的,和它们的毛一样软,软得让我更加难过。

犹豫再三,我敲响前楼奶奶家的门,她是看着我长大的,所以我想把鸭子寄养在奶奶家。看着一脸狼狈的我,她有些发愣,直到我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明了来意,她才恍惚。笑了笑,奶奶拿来毛巾和纸,帮我擦干净脸,但她拒绝了我,因为她家实在没有地

方养。

我又抱着箱子回去,打算请求母亲,她却把我拎回房间,把箱子给了父亲。那天,我没在垃圾箱里见到那两只鸭子,也不知道它们究竟去哪儿了。多年后想起这件事再问父亲时,他已经彻底忘记了。“你还养过鸭子啊?”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,这让我一阵心闷。

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小黄鸭的叫声,那比鸟鸣还要动听的声音和童年一起留在了乡村,只在炊烟和灶火还存在的地方,我偶尔还能寻到它,然后蹲在旁边静静地聆听。若有机会,我还想再养只小黄鸭。

有些人在成熟后,声音会变得又干又硬,和内心一样,而有些人的声音却始终婉转柔软,我希望我是后者。

## 在单调里攒幸福

□ 赵自力

看过一个故事。澳大利亚一所小学每天学生点名像做游戏一样,老师不仅让大家随意答“到”,更有一个“苛刻”的要求,每个人不能和前边人的回答一样。于是,“哼、哟、嗨、呵、叭、哒”,鸟鸣、猫叫、犬吠盛满了教室,新的一天就这样被笑声抬起。

能把单调的点名变成快乐的音符,无疑这些孩子是幸福

的,他们遇到了一个懂得幸福的老师。每次想到这个情景,就忍不住感慨,多么美妙的创意,快乐是一样的,但他们又和别人不一样。

我认识一位在农村跑客运的司机,他在我读初中时就开始跑车,一直到现在。俗话说“干一行,怨一行”,他却越干越欢。他最喜欢唱歌给乘客听。由于跑车的年数长,张村的李大爷、王村的杨大妈等

他都熟悉,往往是客人一上车他客套几句就开始唱歌,客人点什么唱什么。他唱得轻快活泼,客人听得轻松过瘾。老年人想听戏,年轻人偏爱流行歌曲,他都拿得出手。有一次,我带着孩子坐他的车回老家,孩子好奇地点了一首TFBOYS的《青春修炼手册》,他竟然张口就来,把孩子高兴了一路。

他不仅会唱,还会鼓动乘

客唱。有时,乘客你方唱罢我登场,甚至来了一个大合唱,车厢里回荡着欢声笑语。“我就爱这个气氛。”他说,“开了这么多年的车,唱了那么多歌,我从来没有觉得单调枯燥,因为我

觉得快乐。”生活就是一杯水,你加入了快乐的元素,就有了幸福的味道。在单调里攒幸福,这无疑是最动人的生活方式。



#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lzc\_bk@126.com,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,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,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